



浮雲遊子

中國時報「海外專欄」選集第三輯

中國時報王編

封面設計：郭震唐

央管卡號：61-0404

浮雲遊子

(海外專欄選集第三輯)

晨鐘文叢 ③③

A ③③

主 編：中 國 時 報

發 行 者：晨 鐘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所：晨 鐘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電 話：7 8 3 4 7 8

郵購帳號：1 6 2 4 8

香 港 總 經 銷：文 藝 書 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 刷 者：晨 鐘 出 版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特 價：新 臺 幣 元

美 金 元

初 版：中 華 民 國 61 年 5 月 20 日

四 版：中 華 民 國 62 年 7 月 30 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179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掉換)

門市部：

臺北市成都路1號
中國書城特區

序

白先勇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內憂外患，迭出不窮。我們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挑戰，我們的社會歷經鉅大的變遷。羈旅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目睹國家多難，他們的心情無疑是十分的沉痛與複雜的。無論居留在機械文明鼎盛的北美，古老文化搖床的歐洲，或是種族同宗的東亞，他們的個人遭遇或異，然而故國之思則一。江山信美，而非吾土感慨，在他們的胸中不斷的激盪縈迴，往往不能自己，而欲一吐為快。

中國時報有鑑於此，特為開闢新園地，讓海外遊子，抒發心聲。這便是中國時報副刊的「海外專欄」。這項專欄，始創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其目的在於連繫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溝通國內外彼此之間的隔閡。專欄的接觸面極為廣賅：北美、歐洲、中東，遠東的日、韓、香港，東南亞的各國，遠至澳洲、非洲，都在接觸網內。專欄的內容極為豐富，有抒情的遊記、感想，有嚴肅的批評、推介，有富於建設性的國是建議，亦有趣味盎然的報導訪問。而專欄的作者羣亦足以代表海外知識份子的各種面貌：有功成事就的學人教授，有初露頭角的青年俊彥，有正在奮鬥的留學生，亦有默默無聞，流居異地的遊客。

「海外專欄」的成就，可謂洋洋大觀。晨鐘出版社幸獲中國時報的同意，將其輯成選集，把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聲，做成永久的記錄，以嚮海內外的讀者。頭二輯題名，取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意。三、四輯題名，取其「浮雲遊子意」、「風雨故人情」之意。晨鐘出版社特此向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以及中國時報諸同仁致謝。



次 目

美國地區

釣魚台之歌

談藝錄

大亨小傳

泰戈爾及其失羣的鳥

肺病與天才

——夢琴樓隨筆之三

衣著·思想

——夢琴樓隨筆之四

從晒太陽談起

在星羣裏也放光

——我吟「桂花蒸阿小悲秋」

夜訪張愛玲

——補遺

艾 山

吳訥孫

夏志清

周策縱

傅孝先

傅孝先

傅孝先

張系國

水 晶

水 晶

水 晶

水 晶

一

九

六

三

二

六

元

三

三

六

四

四





次 目

	千里逍遙逐飄蓬											
	從中國近代畫史											
	——看徐悲鴻的繪畫											
	美國的古董熱											
	泳洋新潮											
	冬日漫筆											
	靜靜的河流											
	逐風的歲月											
	豆腐及其他											
	聽熊式一談梅蘭芳											
	海明威											
	與失落的一代											
歐洲地區												
中華學術上的自強之道												
	謝里法	朝 朝										
		程小美	傅述先	思 果	馮 芝	馮 芝	桑 雨	林懋君	譚少芬	陳祚龍		
	六	五	三	六	七	八	九	九	五	二〇		





次 目

世界畫壇巨星	陳錦芳	二〇
——畢卡索九十大慶		
高牆的下面	金恆杰	二四
——寫在謝理發版畫展之后		
巴黎地下車罷工及其他	樓寶善	二五
從蘇黎世的公共汽車想起	胡寶林	二七
智利詩人——聶魯達	曾茂川	二八
紐澳地區		
南半球的一角	宣儀	二九
秋分那天	柯彬	三五
中東地區		
希太一夢四千年	高信潭	三四
——小亞細亞孤燈下之五		





次 目

蘇丹港紀遊	李 墨	一五
非洲地區		
到非洲去	黃美之	一六
日韓地區		
日本大學	洪祖顯	一六
——日本著名大學評介(一)		
早稻田大學	洪祖顯	一七
——日本著名大學評介(二)		
芥川文學獎的風波	余直夫	一八
日本文學明珠	余直夫	一九
——曾野綾子		
雷諾的世界	徐進雄	二四
古都瑣記	魏和祥	二六
——京都奈良史跡簡介		





次 目

東南亞地區

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

關傑明

二〇四

寫在「臺灣本地作家

短篇小說選」之前

劉紹銘

二一〇

新加坡日記

楊百勇

二一七

菲國文學

施穎洲

二二五

從否定出發

溫任平

二三〇

孤獨的雲

溫任平

二三六

香港地區

日本遊記

李歐梵

二四〇

——一些含有偏見的印象

我所瞭解的日本人

司馬長風

二四七

黑澤明自殺的啓示

司馬長風

二五五

世界在不斷作溫和的革命

黃思騁

二六三



釣魚台之歌

艾山

艾山博士，旅美學人林振述教授筆名。林教授畢業於西南聯大，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現任美國南方大學英文系系主任。除英文著作外，中文詩集有「暗草集」，及「埋沙集」等，早年小說創作亦豐。

南山有台，
北山有萊。
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
萬歲無期。

——詩經·小雅·南山有台。

天地玄黃，洪荒混沌初開

乾坤始奠的宇宙，上浮氣清

飄飄而下凝者；雪之山、天山

喜馬拉雅山、巴顏喀喇山

盆地高原，汾水流，渭水流

金生麗水，黃河之水天上來

檻外長江空際：流！

盪漾迴旋，浪濤沙翻

海山三神山：方丈、瀛洲

蓬萊弱水，無飛仙能渡

出浴空華海揚塵，輕碎

步履：黃尾嶼、赤尾礁、北小島

南小島、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島

紅粘泥固珊瑚花兒鳥兒花鳥島

「山林歟？泉壤歟？使我欣欣而樂歟？」

——這歸宿後一份

心憚。記憶裏：

來自四千六百餘公里、五千七百餘公里：

誰謂爾無羊？

誰謂爾無牛？

爾羊來思，

其角濺濺。

爾牛來思，

其耳濕濕。

萬頃碧波，凝睇處，朵朵彩雲

除却巫山不是雲，粼粼波光

圈圈波紋，圓圓魚口

小心叮嚀，鮪魚、鯖魚、黃花魚、白帶魚

環集於海：魚是海之花！

東北風起、西南風吹，閃避

迴盪，奉迎

海嘯，海的笑！

芙蓉海，海的笑容

仙人掌、馬齒莧、綠油油棕櫚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空中鳥飛，島中孵育

圓形，橢圓形，趕走鳥兒俯拾

回歸又俯拾無數無數密佈：

「這樣的多呀！是否走錯了路？」

「集鳥翻漁艇」，舟子避風於足下

細雨夢回，定於一，天頂下：

一層泥，一層沙，一份拊我、畜我、養我、育我、掩覆煦煦的反哺……

沒有我的我完成了你的你呀

北京人！北京人！

「獸畏火，人養火而有了文明。」

子丑交替，凌晨破曉；

西山日落，滿地陽光——

奔流胸際，滿懷待爆：

二十餘萬平方公里的礁層

長蟲呀，長蟲呵護：窈窕一份腰身

我是：

「一自回頭定小東，前望七島白雲峯，我自梅花東山麓，雞籠上開釣魚目」

「小東小嶼」是我家。回頭，又回頭

情牽處，西顧回眸，反螺旋轉

落葉歸根，扭轉時間倒流

等待，等待開放的禁閉

都爲你，祖國呀，

掌握我，便掌握永久！

沒有我，便沒有宇宙！

祖國呀，說罷，你說，不要含糊

不要黃河不濁，長江不清

如果我不在你的懷抱

這千萬遍的生，千萬遍忍辱，期待

千萬遍瀕死的紀錄……

如果你不以海

不以輕雲

不撫摸我這顆忠貞

專一

燃燒的丹心

赤裸裸的胴體

如母親

如女兒

如愛人

如風暴，風暴………咳，

哀莫大於無——

祖國呀，

祖國。

註 譯

(一) 題解：中國留美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列嶼領土主權運動，將近一週年了。前些日子：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中國學生保釣會的負責人訪問該校海洋權威奈特教授 H. G. Knight，就歷史、地理及使用各方面提出論據，證明釣魚台列嶼主權屬於中國。據奈氏表示，中國乃一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應處處引用史實，而使對方口服、心服。作者深受奈氏的說法感動，退而重讀古書——尤其「五經」，得到了深刻的

啓示。爰自感情出發，任憑想像飛躍而草擬的詩什，文辭粗鄙，未足以達意，然祖先樸素而有力的言辭，却透露了中國立國何以可大、可久的鞏固基礎。如若注釋部份太多了點，像艾略特寫「荒原」一樣，到了喧賓奪主的程度，讀者可以全部省略了它，想來未必有大礙。

(二) 第十行，「幼學故事瓊林」「地輿」：「蓬萊弱水，惟飛仙可渡。」

(三) 第十一行，「神仙傳」：「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四) 第十五行，引自莊子「知北遊」。此處命意，與莊子原義有別。

(五) 第十八行，黃河及長江里數。

(六) 第十九至廿四行，見「詩經」「小雅」、「無羊」。

(七) 第卅五行，於梨華小說書名。作者孤陋，未拜讀原作，然以之葳蕤釣魚台列嶼，遊子心中，祖國已處處是綠意了。

(八) 第卅六至卅九行，釣魚台「鳥多鳥蛋也多」。作者着重橢圓形象徵的意義，故有第六十一行「宇宙」的引伸。請參閱劉本炎「釣魚台島究竟是什麼樣子？」（中央日報航空版、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廿四日。）末行可互參羅雲家「釣魚台列嶼我國主權」（紐約文壇會編「文薈」第十一期）。

(九) 第四十行，「集鳥」引自李商隱「楚澤」。又，釣魚台與南小島間有一海峽，是天然的避風港（參閱上引劉本炎文）。

(十) 第四十五行，人類學家公認北京人最早了解火的價值及用火的方法。

(十一) 第四十六行，卞之琳「第一盞燈」詩句。